

## 新世说

## 有时缺点比优点更可爱

□陈志泽

我有个外甥女，莫非她的母亲生她时，被挤压了一下，刚出世还看不出“宽额”。但越是长大越明显，亲戚开她的玩笑：下雨不必撑伞了。“宽额”是个缺点吧，但在我看来，特别好看——好看在与众不同，有个性。果不其然，越长越动人，大学期间追求她的人排长串。

现代年轻女性时髦“骨感”，说白了不就是喜欢瘦吗？瘦在过去是饿的，现在却成了审美的重要标准。她们认为瘦漂亮。奇怪的是丰满被说成胖，不少女性明明因为有点胖称得上美女，却天天喊着“减肥”。殊不知她们这个“缺点”恰恰好看。不必生在女性以胖为美的唐朝，就是现在，这样的“胖美人”还真让一些男人“望得脖子酸”。

男性之美看法也大相径庭。高仓健被认为别具阳刚之美，成为许多女性心中的偶像。其实这一类沧桑、粗犷的男人大多满脸江河横流翻滚着泥沙，明摆着是缺

点，偏偏许多女性认为可爱。古代那个走在大街上，整条街道的女性都会停步侧目的潘安，不就是现今被人讥讽的“奶油小生”吗？在我看来，奶油可以随时舔一口，又香又甜，说不出的韵味，十足可爱。

人的长相，什么是优点，什么是缺点，有时会倒过来，你觉得“缺点”比优点更可爱，他认为“优点”令人生厌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

人的性格、品质也一样。

季羡林一句“假话全不说，真话不全说”让多少人拍案叫绝。“假话全不说”道出一个道德标准。“真话不全说”告诫人们不要“无鼻无目”，不该捅破“窗纸”的话得忍住不说。这不但是一种智慧，还需要胆识。但性格耿直的人把握不了这一点，什么都较真，无论何时何地都直统统说真话，免不了要引起轩然大波，

自己也常常吃亏。有人说这就是“和尚头上的虱子”明摆着的缺点，我倒认为这个“缺点”有时很可爱，直来直去，做实事说真话，是个“爷们”。这种人敢于在任何时候坚持真理，使得我们这个社会正气上升，邪气下降，一派春和景明。有一次民主生活会——过去几十年了我至今印象深刻，大家都在那里“表扬与自我表扬”，有个党员干部有理有据向领导提了不少意见，很让在座的同事们惊讶。没想到领导也开明，当场就诚恳表示接受批评。这以后单位的工作还真的改观不少。常见的有人四平八稳，从不惹事，人们普遍认为成熟、稳重，

这算是优点吧，但我认为这样的“优点”其实是世故，不可爱。

我见过的有个性的人不少，我自己就是一个——说白了，所谓“有个性”不就是缺点的不由自主袒露吗？他们大多可爱。譬如我的“急性子”缺点，就常常让我急出好事，不急倒可能延误了机缘，我这个“缺点”可爱不可爱？当然，我这个“有时缺点比优点更可爱”论也许偏颇，但我还是执拗地认为，优点与缺点以及它们的相互转化值得认真探究。如何全面正确认识不同性格、品质的人，还真是一门学问。

## 打石师

□陈迎东

时，乡亲们建房子用石头，人们亲切地把石匠称为“打石师”。

我读初二放暑假时，曾体验过一回当石匠学徒的滋味。那时我们家特别穷，看到村里几个石匠赚到了钱，盖了石头房子，而我们仍住在太祖父留下来的土坯房里，我就想：我也要去打石赚钱。

我瞒着家人偷偷跟邻村一名石匠学，也不算拜师。他让我先试两天，再决定要不要学。先学“采面”，就是把一块大石头按需要的尺寸剖开。这就要求懂得看石头的纹路，石头的纹路分剖面和涩面，要顺着剖面下手，这样才能保证剖开的岩面平整，为下一步的打平工序打好基础，就像要打赢一场仗，需要先知己知彼，方能事半功倍。然后是打钎孔，钎孔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，要刚好能夹紧钎子，整排钎孔要在一条直线上。

那时候没有电动工具，全凭钎子和铁锤一下一下凿出来。一天下来，也不知道要敲打几千次甚至几万次，抡锤的右手又酸又麻，吃饭时拿筷子都在哆嗦。左手则伤痕累累，因为刚学打不准，总会被锤子砸中。老石匠在长期机械性的敲击动作中，早已培养出肌肉记忆，不用看

也能每一下都准确落锤到位。

最初的石匠，绝大多数是“平直工”，就是雕凿一些建筑用的几何体，讲究的是横平竖直。能够雕刻各种人物、动物、花草的石匠叫“打巧”。那年头，打巧的人极稀罕，工资待遇很高。姑娘家要找石匠为对象，家长总要先打听男方是平直工还是打巧的，若是打巧的，自然是备受青睐。

一名合格的石匠，不仅石头要打得好，还要谙熟“养錾子”。正所谓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，把用钝的錾子、钎子、凿子放进炭炉里烧红，再淬火，把它们的硬度重新锻铸到刚刚好——太硬会崩裂，太软则凿不下石头。

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原先石匠的工作很多被机械和智能雕刻机代替了。大浪淘沙，那些能够与时俱进生存下来的石匠大多身怀绝技。如果某人自我介绍说他只是一个“打石师”，你千万不要小看了他，很有可能，他就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工艺大师或者非遗传承人，只是隔行的人不认识罢了。



(姜贝 绘图)

## 一片叶子的召唤

□周紫红

晨露未晞，晓晓一大早便打电话来相约去茶乡游玩。向来懒得出门的我，竟未加犹豫就答应了。是的，我怎能不答应，这个电话与其说是邀约，不如说是一片叶子的召唤。

这片叶子是茶叶——天地间最为芳香迷人的树叶。

难得有机会亲近茶山、茶树与带香的叶子，我怎能不去。

车子疾驰，把沿途美景一一送入眼眸，空气里氤氲着清冽的草木芬芳。连绵远山翻滚着或高或低、或浓或淡的绿浪，即便在车中，隐约能听见绿浪翻涌的潮声。

峰回路转间，茶山如徐徐展开的画轴，将美丽的图景呈现在眼前。千千万万棵茶树似已等待我们许久，它们排列整齐、英姿勃发，正静默注视着前来探访的我。茶树墨绿的老叶簇拥着嫩绿的新叶，让绿浪层叠出动感。茶树虽不高，粗壮主干上密布的苔藓却在悄无声息地泄露着老茶树的年龄秘密。岁月流逝看似无痕，可一枝一叶、一花一果间，都潜藏着光阴的故事，只要细细品读，便能发现故事从未间断。

看惯了蜷缩卷曲的干茶叶被沸水唤醒复活的模样，而今面对茶山、茶树与一片片鲜活的绿叶，我突然有些张

皇：一片茶叶从枝头到杯中，要历经几多辗转，才最终成就一杯芳香四溢的清茶？

当这片茶叶还是一枚嫩芽时，它探头探脑、好奇地张望着世界，渴望知晓所有秘密：山间清风从哪片松林穿梭？岩缝泉流又流向何处？哪片月光曾轻吻梅树初绽的蓓蕾？白天悠游天宇的云朵归向哪处岩岫？杜宇在呼唤哪个忘归之人“不如归去”？那滴清露是幻作天上云彩，还是变成山涧清流？这一切，都是它想知晓的。

这片茶叶从小小的芽头舒展成叶子，看过日出日落、月圆月缺，它想，一生有此朝朝暮暮，便是大圆满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一只手掐断了它所有幻想。躺在散发竹香的茶篓里，从采青到晒青、摇青，它已奄奄一息；炒青时，它的生命之色全然褪去；最后的烘焙，让它进入了涅槃之境，那深蕴其中的不绝芬芳，是生命的芬芳，亦是灵魂的芬芳。它蜷缩成一颗小小的“茶芯”，是的，这是闽南人对茶叶的习惯称呼。

“茶芯”本意是茶的嫩叶，而我更喜欢写成“茶心”。

呵，茶芯——茶心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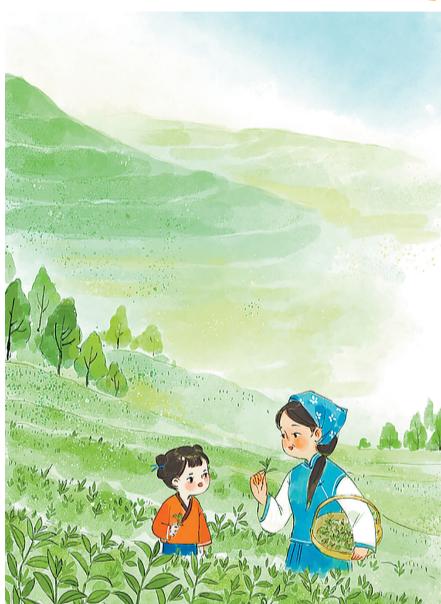
带孩子去上早教课，每次下课两个小朋友总会叫我陪他们看绘本、读故事。而每次分享那本《我的超级爸爸》，看着俩娃崇拜的眼神，听着他们赞不绝口的语言，作为爸爸的我内心的自豪感总会滋滋地往外冒。

“我的爸爸是个超级搬运工，不管妈妈买多少东西，他都能一个人扛回家，我想他是不是每天都在偷吃大力水手的菠菜？我的爸爸是个超级故事机，他总有讲不完的故事，爸爸口中的世界总是五彩缤纷的，我想是不是爸爸肚子里面住着一个会讲很多很多故事的爷爷……”绘本里的爸爸，是一个超级厉害的爸爸。读着读着我想到如遇雨天时，自己就左抱一个娃，右抱一个娃，还要腾出手抓举一把雨伞，庇护俩娃上下学。我会改编绘本里的故事，将主人公换成他们喜欢的——譬如汪汪

每一片茶叶，都是茶树的一颗心啊！每片茶叶都蕴藏着茶树深藏不露的心事与心愿。那叶缘的锯齿，可是一枚枚小小的牙印？那是绵绵相思啃噬出的痕迹吗？茶芯啊，茶心啊——茶的心，你可懂得？你可真正懂得？

从茶山回来，一进家门，我顾不上劳累，洗净双手，给自己冲泡了一杯茶。依旧是香橼香、琥珀黄，依旧是我熟悉的那杯茶。我没有急着喝，而是与这杯茶默默相对，尝试真正去读懂“茶的心”。即便老眼昏花，在一杯茶面前，我的双眸依然荡漾着盈盈波光，而杯中茶也以盈盈波光与我深情对视。

“壶里乾坤大，杯中日月长”。这壶原是酒壶，这杯原是酒杯，可小小的茶壶、茶杯里，又何尝没有大乾坤？这乾坤中有日月、星辰、湖海、草木，一杯茶，包容的正是这样大的世界。



(CFP 图)

## 超级爸爸

□林美聪

看似平常却饱含心酸的细节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面对超级爸爸衰老时的心痛与无奈。

我的不善言表的超级爸爸，总是将浓浓的爱，融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他超级能干，超级有趣，超级有想象力……但这个超级爸爸也会有压力山大的时刻，也会有内心脆弱的瞬间。就像筷子兄弟那首《父亲》中所唱：“总是向你索取却从不说过谢谢，你，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……”趁时光未老，不妨听听老爸絮叨那些旧时光，重温他的童真童趣，让他知道自己永远是儿女心中的“超级爸爸”！



(CFP 图)



山顶的风景固然好，但让你强大的永远是向上爬的那条陡坡。



投稿邮箱：qwzy@qzwb.com  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”)

## 在追梦的路上遇见你

□满琴

40年前的我正值青春年华，业余时间几乎奉献给了文学梦。当我收到在各地报刊发表的作品时，才发现泉州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报纸。一位写作者，总希望有更多的园地种植自己的梦想，发表是开花结果。

当我的遗憾滚落一地，泉州晚报创刊了！泉州市民奔走相告。晚报开辟了许多栏目，更可圈可点的是，她还开辟了文学副刊，这无疑是对热爱文学的作者体现出的重视。我与晚报的情缘非同一般，时常有短文见报，还被评为优秀通讯员。

我的作品篇幅大多较长，更适合在文学杂志上发表，所以我给晚报投稿为数不多，但我珍惜编辑的约稿，只要承接，就会按时完成。有时编辑急吼吼地，下午约稿，要求深夜零点前交稿，编辑们好像不用睡觉，更炸裂的是超过限定的字数，必须忍痛割爱，还得快马加鞭修改，晚报的时效性极强，生怕耽误了时间。我战战兢兢地想，没有铁打的筋骨别干这一行。

晚报副刊经常组织别开生面的专题采访，让作者创作出更多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，记得有一次我有幸参加前往贵州的文学采风活动，领略了民族风情，参观了董酒工厂，了解制作工艺，开阔了眼界，体验了生活，领略了酒文化，可谓学习创作双丰收！

2018年晚报举办“古街深巷·刺桐故事”全国征文大赛。我想到了通政巷里有一女孩的故事，题材独特且十分有意义，她是年过耄耋的龚书编教授，也是泉籍台湾著名散文家、女诗人。因文学结缘，我与她交往多年，对她的魅力十分欣赏，更敬仰她爱国爱乡的真挚情感。我饱含深情地写下《通政巷里有位龚家女孩》，描写龚书编教授对故乡人文的牵念之情，获得征文大赛的一等奖。

颁奖大会那晚，也是获奖作品的朗诵会。威远楼广场灯火辉煌，观众云集，副刊编辑们废寝忘食地做着组织准备工作，风风火火穿梭在现场。现场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，编辑们才在声声招呼中匆忙扒了几口盒饭，又开始忙碌。看着眼前每盒都剩下大半的晚餐，我忍不住心酸，父母看到一定会很心疼。晚会开始了，获奖者的文章由知名朗诵家、电视台主持人朗诵，他们的专业诠释声情并茂，充分展现了文学的力量，我也作了现场分享，与主持人的访谈互动至今难忘。晚报文学园地给了广大的文学爱好者一片深耕的沃土，一年四季播种、生根、发芽、结果。

铁打的晚报，流水般的作者。晚报像一块吸铁石，不仅吸引了广大读者和作者，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笔耕者，不管是少年儿童还是成名作家，都能在此有所耕耘、有所收获，那一篇篇启迪生活的铅字，是对生活的礼赞和致敬！我深深感恩在追梦文学的路上走进了这片百花齐放的园地，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，一路相伴，我从一名作者成长为全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不能忽略晚报园地的历练。

如今，我华发已生，依然坚持笔耕。虽然很多作品是被“逼”出来的，但这份“逼迫”难道不是一种推动力吗？没有编辑们苦思冥想的好专题，哪有作者们百花齐放的文采？哪有读者喜闻乐见的泉州故事？多年以来，我将发表的作品像账本一样收集在一起，而编辑们全力以赴的付出，无账本可记。我衷心祝愿晚报生日快乐、蒸蒸日上，感谢和我们并肩耕耘、辛勤奉献的编辑们，是你们的付出，成就了追梦人一路上的繁花似锦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、中国散文诗协会常务理事)



扫描二维码  
阅读征文作品



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  
四十年笔墨写春秋  
新时代携手再出发